

畚語和閩南語的關係

(初 稿)

第27屆 國際漢藏語言和語言學會議 論文

Paris, 12-16, 10, 1994

Centre International d'études Pédagogiques de Sèvres

董 忠 司

語文教育學系

一、前言

在漢語發展史的研究上，我們除了應該注意漢語由黃河流域向北和向南的擴散以外，也應該多加注意到南北不同語言對漢語的影響。閩南語是漢語中比較特殊的方言，如果從其語言中的非漢語成分來著眼，也許可以獲得語言接觸的蛛絲馬跡。關於閩南語和壯侗、苗瑤語的關係，趙加(1990)和董忠司(1993a)林倫倫(1993)等曾約略論及。而畚語是曾經活躍於閩南和廣東東部的重要語言，也是閩南語發展過程中關係密切的語言。張光宇(1990)曾經論及福建地名和畚話，其要旨“在探討畚語的漢化”，本文則側重在試探畚語是否對閩南語有所影響。

畚族到底是不是古代越族的支裔，論者大多沒有異詞；但是，關於畚族的來源便有許多討論了。總結各家說法，約略有三派：(一)出於五溪蠻，(二)出於閩越當地，(三)出於淮夷徐夷⁽¹⁾。其中雖以第二說最為可信，但是尚未完全取得絕對優勢。竊以為如果從畚語和閩南語的關係入手，配合文獻考索與語言研究，也許可以獲得一些比較明確的論證。

畚語和客家語的關係，論者頗多，而畚語和閩南語的關係，除了張光宇曾在討論閩方言的客贛方言層次中提及以外⁽²⁾，鮮見論證。本文擬專從語言方面，透過比較，略加討論。

現代畚語屬於苗瑤語族的苗語支還是瑤語支，這個問題至今尚有爭論，我們可以暫時視為苗瑤語族一個獨立的語支。

畚語原來屬於苗瑤語族(毛宗武1982、陳其光1984、羅美珍1985)，閩南語是漢語族的一個方言。就中國的福建南部和廣東東部而言，畚族大概是原住民(施聯朱1985)，閩南語是出自外來的漢語。但是在生活地區相同的條件下，在經濟、交通、政治、社會、血統

等方面的交融，語言不免互有混融。可惜目前的畬族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已經改用客家話，只有廣東的羅浮山區和蓮花山區約兩千人還保留著原有語言(毛宗武、蒙朝吉1986)。兩個山區的畬語，大概可以看到彼此相似的面貌，我們可以進行觀察。

總人口約為63萬(西元1990年)的畬族，以「大分散、小聚居」的方式，散居在中國廣東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西、安徽等省，其中有96%住在福建和浙江。除了廣東有近兩千人還使用畬語以外，其餘這些自稱為畬族的人都已改用客家語了⁽³⁾。在廣東，自稱為 $h\sigma^{22}ne^{53}$ ("活聶")的畬族所說的語言，稱為「畬語」。毛宗武和蒙朝吉把它(1986)分為兩個方言⁽⁴⁾：一為蓮花方言，分佈在蓮花山區的惠東和海豐；一為羅浮方言，分佈在羅浮山區的博羅和增城。兩個方言在語法上只有極少的差異，在語音系統上基本一致，在詞彙上有80%左右的關係詞。

畬族的客家話雖然和一般的客家語不同，但是無疑的，已經是漢語方言的一種了⁽⁶⁾。因此，本文主要是採取廣東的畬語來和閩南語比較。廣東的畬語處於客家語分布區內⁽⁷⁾，過去直接接受閩南語影響的機會必然較少，用來和閩南語比較，同時從中識別二者的關係，也許有其得力之處。

二、畬語詞彙和閩南語詞彙的比較

在詞彙上，從畬語(以蓮花方言為主)生活中常用的九百詞(毛宗武和蒙朝吉1982,1986、陳其光1987)，我們可以發現不少與閩南語常用詞相關而難以從漢字找到源頭、或沒有適當漢字可寫的例子。

以下例子⁽⁸⁾只要是古代借字、晚近借字、漢苗(瑤)同源字、或略有可能是借字或漢苗(瑤)同源者，便儘量避開而不選用。

<1> 畬語閩南語詞彙對照表

畬 語	閩南語
1. $kwei^{35}$ (飯)	kue^{53} (米食品，大多專指年糕，無適當漢字)
2. kje^{35} (山)	kia^{33} (山坡，或以 "崎" 表示，不見於說文)
3. $khug^{33}$ (山洞)	$khaŋ^{44}$ (洞，無適當漢字)
4. $tsun^{33}$ (溝) ⁽³²⁾	$tsun^{21}$ (輸水溝渠，或寫做 "圳")
5. $tne^{53}p\sigma^{33}$ (男)	$ta_{33}po^{44}$ (男，無適當漢字，或以 "查甫" 代替)
6. $ne^{53}va^{33}$ (女)	$ta_{33}bo^{53}$ (女，無適當漢字，或以 "查某" 代替)



7. va ³³ (妻子)	bo ⁵³ (妻子，無適當漢字，或以 "某" 代替)
8. khwaŋ ⁵³ (捶打)	koŋ ²¹ (捶打，無適當漢字，或造字為 "擯")
9. kho ³⁵ (喊)	kho ⁴⁴ (呼叫，無適當漢字)
10. phi ⁵³ (吐)	phui ²¹ (吐出來，無適當漢字)
11. phui ²² (吹)	pun ²⁴ (吹，無適當漢字，或作 "歎")
12. tiu ³⁵ (摘)	tiu ²² (抽取一些，無適當漢字)
13. ta ³³ (撕)	thia ²² (撕)
14. ta ³¹ (殺)	thai ²⁴ (殺)
15. kɔ ³³ (拾)	khio ²² (拾)
16. ɔ ²² (難)	o ²² (難，無適當漢字。)
17. sɔ ³¹ (到)	so ²⁴ (慢行，無適當漢字。)
18. pe ²² (知道、懂)	pat ² (知道、懂、認識，無適當漢字)
19. pa ⁴² (背小孩)	phāi ³³ (背物件)、āi ³³ (背小孩)
20. kje ⁴² (下)	e ³³ (下) he ³³ (擱下)
21. khje ⁴² (低)	ke ³³ (低)
22. kwei ³⁵ (窄隘)	khe ²² (窄隘、擁擠，無適當漢字)
23. tui ³³ (硬)	tig ³³ (硬，此為訓讀，無適當漢字。)

以上二十三例，在語音和詞義上都不難找到相同或相類的關係，其不同語言間的傳承演化，頗有痕跡可尋。本人另有文章逐字探討，此處只簡略說明。

(1)例2.例3.例4.都是屬於地形類詞彙，除了詞義有的相類似或相同的關係以外，聲母、韻母有對應關係。

(2)例5.和例6.是一組性別名稱，畬語和閩南語相對應。例6.例7.可以見到畬語和閩南語「女子」和「妻子」同詞的痕跡。n- 和 t- 在對應上似乎有點勉強，但是如果考慮到畬語的 n-，實際發音時常常帶有塞音成份，可以寫為 nⁱ- 或 n^d-，那麼對應關係便自然得多了。

(3)例8.和例9.是一組動作名稱，畬語和閩南語相對應。wa:ɔ 可以視為語音性質相近的轉換。

(4)例10.和例11.、例12.和例13.和例14.、例15.和例16.和例17. 這三組具有對應關係的動詞，在聲母和韻母主要元音上的相關特別鮮明。其中，送氣與否在畬語和閩南語之間的規則，並不明顯；閩南語常以喉塞韻尾的入聲來對應畬語的字，亦即：例11.例12.例13.

例14. 例15. 例22. 等，這兩個語音現象的發現，值得一提。

(5) 例20. 例21 和例22. 是一組表示空間狀態的名稱，畬語和閩南語相對應。其中主要元音都是 e，聲母雖有送氣與否之異，卻都是牙(舌根)喉音，語義也同類。

(6) 閩南語的 kue⁵³ 是米製食品，像甜粿、鹹粿(都是年糕)、粿仔(長條麵食，由米製引申為麵)、碗粿等。由於在漢字系統中找不到古代的本字，只好另造一個「粿」字來。而在畬語中卻可以找到音義相似的詞 kwei³⁵(飯)，可見其中應該有傳承關係。像這一類不成組的詞，例23. 亦然，由於他是極常用的，可能足以看到閩南語的底層結構，非常值得我們注意。

總合以上這些例字，我們即使無法指出古代的畬語是閩南語的底層，至少也得承認畬語和閩南語之間必有某種互相影響的歷史過程。

三、畬語和閩南語在構詞上的相同性

在句子結構方面，由於閩南語和畬語都受到漢語很深的影響，除了用詞有不同外，基本語序和成份是相同的(毛宗武1982,1996、陳其光1987)。

在構詞法方面，閩南語和畬語二者受到漢語的影響相當深，幸虧二者共同保存了一些非漢語成分，這些非漢語成分具有相似或相同性。本文只提出兩項：

甲、名詞的修飾語後置現象

以臺灣閩南語的通行腔為例，可以舉出其中一些名詞修飾語後置的現象(標注實際的調值，不標出本調)，例如：

<2>

閩南語	華語
雞角 ke ₃₃ kak ²	公雞
雞公 ke ₃₃ kaŋ ⁴⁴	公雞
雞母 ke ₃₃ bo ⁵³	母雞
雞獃 ke ₃₃ nuā ₄₄ a ⁵³	獃雞?小母雞
牛□ gu ₃₃ kaŋ ⁵³	公牛
牛公 gu ₃₃ kaŋ ⁴⁴	公牛
牛母 gu ₃₃ bo ⁵³	母牛
鴨□ a ₂₃ kak ²	公鴨
鴨公 a ₂₃ ka ⁴⁴	公鴨
鴨母 a ₂₃ bo ⁵³	母鴨



鴨咪a ² ₅₃ mi ²⁴	小鴨
豬哥ti ³ ₃₃ ko ⁴⁴	公豬
豬母ti ³ ₃₃ bo ⁵³	母豬
狗公kau ⁴ ₄₄ kag ⁴⁴	公狗
狗母kau ⁴ ₄₄ bo ⁵³	母狗
人客laŋ ³ ₃₃ khe ²²	客人
椅條i ⁴ ₄₄ liau ²⁴	長條椅
肉燥ba ² ₅₃ so ²¹	燥肉
菜□tshai ⁵ ₅₃ po ⁵³	乾菜
鞋拖e ³ ₃₃ thua ⁴⁴	拖鞋

這些詞的構詞方式屬於非漢語成分，乃學者共知之事。中國南方的苗僛語族和壯侗語族多有這類構詞法，畬語屬於苗僛語族，其名詞修飾語，受到漢語影響，一部分為修飾語在名詞前，一部分保持固有語言，為修飾語在名詞後。其修飾語在後者，例如：博羅方言有（毛宗武1982、陳其光1987）：

<3>

畬語	華語
瓜苦kwei ²² on ²²	苦瓜
樹棉toŋ ³¹ mpi ⁵³	棉花樹
豆黃ta ²² tho ³⁵ khun ⁵³	黃豆(大豆)
糖黃thu ⁵³ khun ⁵³	紅糖
人男ne ⁵³ pɔ ³³	男人
人女ne ⁵³ va ³³	女人
人客ne ⁵³ kwei ²²	客人
水沸oŋ ²² phoŋ ³¹	開水
風轉ki ³¹ tshun ³³	旋風
雞公kwei ²² ko ³³	公雞
雞母kwei ²² me ³⁵	母雞

畬語和閩南語共有的這些名詞的修飾語後置現象，其修飾語都有形容詞、名詞、動詞，其相同或相近的關係，表示二者絕不是偶然適會，應有某種關係。



乙、詞頭

與苗語詞頭相關的，至少應有 a^{44} 、 ta^{44} 、 ka^{44} 三個，這三個和畬語相較，我們可以發現二者實多相同相類之處。

閩南語以的詞頭 a^{33} 最爲常見，可以加在親屬名稱之前，也可以加在私人名字之前。加在親屬名稱之前的有：

<4>

閩南語	畬語
$a_{33}kuŋ^{55}$ (祖父)	$a_{22}khuŋ^{42}$ (祖父)
$a_{33}pa^{21}$ (父親)	$a_{22}pa^{22}$ (父親)
$a_{33}nia^{24}$ (母親)	$a_{22}me^{35}$ (母親)
$a_{33}bu^{53}$ (母親)	
$a_{33}tse^{53}$ (姐姐)	$a_{22}ŋjuŋ^{35}$ (姐姐)

關於畬語的詞頭 a^{44} ，依毛宗武(1982、1986)、陳其光(1987)等人所述，有如上例子。從上述例子看來，畬語和閩南語共有著詞頭 a ，甚至 a 後的名詞也有相近的。

同樣的，畬語和閩南語都有 ta 這個詞頭，如 <5>：

<5>

閩南語

$ta^{33}po^{55}$ (男)	{ $>tsa^{33}po^{55}$ (男) }
$ta^{33}bo^{53}$ (女)	{ $>tsa^{22}bo^{53}$ (女) }
$ta^{33}kuā^{55}$ (丈夫之父)	
$ta^{33}ke^{55}$ (丈夫之母)	

畬語

$ta^{22}phui^{35}$	(女兒)
$ta^{22}vei^{35}$	(女婿)
$ta^{22}phui^{35}kiu^{31}$	(妹妹)
$ta^{22}muŋ^{22}$	(蚊子)

二語言的親屬名稱之前，都會出現詞頭 ta ，但是，閩南語只出現上述四詞，畬語則較多，而且還會出現在動物名稱之前⁽¹¹⁾。

畬語和閩南語還有 ka 這個詞頭，關於 ka^{33} ，請看下列 <6> 臺灣閩南語中的例子：⁽¹¹⁾



<6>

漢字	臺灣閩南語	詞	義
1. □□	ka ₃₃ tsua ²⁴		(蟑螂)
2. □蚤	ka ₃₃ tsau ⁵³		(跳蚤)
3. 狡蟲	ka ₃₃ sap ⁴		(蟲子)
4. □□	ka ₃₃ tse ²⁴		(蟬) <臺灣 沙鹿>
5. □魷	ka ₃₃ la ²⁴		(一種魚名)
6. □□魚	ka ₃₃ baŋ ³³ hi ²⁴		(一種魚名)
7. □□	ka ₃₃ tsu ²⁴		(黑鯛)
8. 江?蟻?	ka ₃₃ tshio ²⁴		(一種魚名)
9. □□	ka ₃₃ liŋ ³³		(一種鳥名)
10. □□	ka ₃₃ tsui ⁵⁵		(一種鳥名)
11. □□	ka ₃₃ hiŋ ²⁴		(栗小鷺)
12. □□	ka ₃₃ tsu ²¹		(草編籃子)
13. 笊□	ka ₃₃ lia ²⁴		(大的淺籠子)
14. 笊□	ka ₃₃ lo ⁵³		(一種竹器)
15. 笊?條?	ka ₃₃ tu ²⁴		(屋內置穀的扁籠)
16. □□	ka ₃₃ lak ⁴		(滑車)
17. 茄?苳?	ka ₃₃ taŋ ⁴⁴		(一種樹名)
18. 茄?椶?	ka ₃₃ tia ³³		(一種樹名, 又名 aŋ ²⁴ ka ³³ taŋ ⁴⁴)
19. 茄?藤	ka ₃₃ tin ²⁴		(紅樹名)
20. 茄?茱?菜	ka ₃₃ bua ²⁴ ts ^h ai ²¹		(一種餵豬的蔬菜名)
21. 茭?白筍	ka ₃₃ pe ²⁴ sun ⁵³		(似筍的蔬菜)
22. 尻?脊(餅?)	ka ₃₃ tsia ²³²⁻⁵³ (p ^h iã ⁴⁴)		(背)
23. 尻?穿?	ka ₃₃ ts ^h ŋ ⁴⁴		(屁股)
24. 加?落?	ka ₃₃ lau ²⁴		(掉落)
25. 加?張?	ka ₃₃ tsiũ ⁴⁴		(管教子女)
26. 加?冷?損?	ka ₃₃ lun ⁵³⁻⁴⁴ sun ⁵³⁽⁸⁾		(打冷戰)
27. □□	ka ₃₃ tsak ⁴ (tio ² -- --)		(哽咽)
28. □□	ka ₃₃ ts ^h iũ ²¹ (pha ²³² -- --)		(打噴嚏)
29. □□	ka ₃₃ ia ²⁴		(生意興隆)
30. □□	ka ₃₃ ŋ ²⁴		(整個)
31. 嘉?哉?	ka ₃₃ tsai ²¹		(幸虧)

在詞性上的分佈爲<7>：

<7>

名詞	動詞	形容詞
23	5	3



陳其光(1993)以爲跟瑤語比較起來，廣東增城下水村畬語的詞頭「不多不少」，大約有一百多個。依個人知見，其中以 ka 這個詞頭爲最多(以見於記錄的常用詞而言)。以下水村爲例，例如<8>：

<8>

眼睛	ka ²² kɔ ⁵⁵
喉嚨	ka ²² kɔ ³¹
尾巴	ka ²² tɔ ⁵⁵
種子	ka ²² nɔ ²²
長	ka ²² tu ²²

其詞性分佈爲<9>：

<9>

名詞	動詞	形容詞
115	8	4

這個分佈和閩南語大致相近。在以 ka 爲詞頭的名詞方面，畬語和閩南語都出現在動物、植物、器物、身體部位等名詞上。

整個說來，比較如下：

<10> 詞頭種類比較表

	詞頭a	詞頭ta	詞頭ka
閩南語	+	+	+
畬語	+	+	+

<11> 詞頭後接詞類比較表

	ka-名詞	ka-動詞	ka-形容詞
閩南語	+	+	+
畬語	+	+	+



<12>詞頭後接物種比較表

	ka-動物	ka-植物	ka-器物	ka-身體部位
閩南語	+	+	+	+
畬語	+	+	+	+

此外，還有若干與構詞有關的字詞，比較如下：

<13>

畬語

閩南語

- | | |
|---|---|
| 1. ne ³³ tsɿ ³³ tshi ⁵³ (早晨) | ẽ ₃₃ tsa ₃₃ khi ⁵³ (上午或早晨) |
| 2. nɔ ³³ tɔŋ ³³ (中午) ⁽³²⁾ | ẽ ₃₃ tau ²¹ (中午) |
| 3. ne ³³ tat ⁵⁴ (這裡) | tsit ₄ ta ²² (這裡) |
| 4. va ⁴² tat ⁵⁴ (那裡) | hit ₄ ta ²² (那裡) |
| 5. pa ⁴² tat ⁵⁴ (哪裡) | to ₅₃ tsit ₂ ta ²² (哪裡) |

上述 1. 2. 二例是一組時間詞，畬語有鼻音聲母的詞頭，在閩南語裡以鼻化元音的詞頭來表示，這個詞頭在閩南語中缺乏公認的漢字可寫（其詞幹上的音節，在畬語與閩南語具有聲母或韻母上的對應，可能不是同源於非漢語，可以另為別論）。4.5.6. 三例是一組方位指示詞，畬語的 tat，閩南語以 ta² 對應，而在閩南語中也缺乏公認的漢字可寫。這些沒有漢字可寫的詞頭，都有可能出自非漢語的其他語言，在本文的舉例中，我們大可懷疑閩南語與畬語有所接觸。

總之，這類詞頭見於畬語，也見於苗傣語族（董忠司 1993），可見與苗傣語族具有同源關係的畬語，有可能與閩南語曾經因接觸而交融過。

四、畬語和閩南語的聲母

現代畬語蓮花方言（以惠東畬語為代表）和羅浮方言（以博羅畬語為代表）的聲母，大同小異。

畬語蓮花方言有三十三個聲母，羅浮方言有三十四個聲母。這兩個方言的聲母只有些微的不同：（一）羅浮方言的鼻塞音聲母，在蓮花方言為塞音聲母，（二）蓮花方言比羅浮方言多了一個聲母（zj），少了 gkw-、gk- 兩個聲母。

畬語羅浮方言有三十四個聲母：



<14>

(A段)	p	ph	mp		v	f
	t	th	nt			
	ts	tsh			z	s
	k	kh	ŋk	ŋ	ŋ ^o	h
(B段)	pj	phj	mpj			
	tj	thj	ntj			
	tsj	tshj				sj
	kj	khj	ŋkj			hj
(C段)	kw	khw	ŋkw			

畬語蓮花方言有三十三個聲母(13)：

<15>

(A段)	p	ph	m		v	f
	t	th	n			
	ts	tsh			z	s
	k	kh	ŋ	ŋ ^o		h
(B段)	pj	phj	mj			
	tj	thj	nj			
	tsj	tshj			zj	sj
	kj	khj	ŋj			hj
(C段)	kw	khw				

以上兩個方言都可以分為三段：亦即A段、B段、C段。其中B段聲母是A段聲母的j化，除了一二聲母未出現以外，幾乎可以視為只是A段聲母的變體(A段+j=B段)。C段亦然，也可以視為A段k-、kh-的變體(A段+w=C段)。

畬語的f-、v-兩個聲母的出現，大抵是長期受到客家語的影響所形成的。廣東畬族的客家語(黃家教和李新魁1963)和福建畬族的客家語(羅美珍1980)都沒有唇齒聲母，這也許是畬語本來的面貌。

如果不把顎化聲母(例如：pj-、ti-、ki-等等)和唇化聲母(kw-、khw-)當作獨立的聲母，從語音的階層關係⁽⁵⁾來看，早期畬語的聲母可能在發音部位上採用由唇>舌尖>舌

根的「前、中、後」三階的關係，其中「中階」又再分爲「急」「緩」兩個次階。這種四階的聲母系統和閩南語聲母系統相同⁽⁴⁰⁾，如<16>：

<16>

語言 \ 階次	前階	中階		後階
		急	緩	
畚語	+	+	+	+
閩南語	+	+	+	+
	p 列	t 列	ts 列	k 列

在發音方法上，畚語的清鼻音 η -，實際上只出現在聲化韻母之前，例如： $\eta\eta^4$ (去)。以音位觀點來說，最好不要獨立爲一個音位(可以歸入聲母 h- 中。這麼一來，畚語的發音方法有五層，也許可以表示爲<17>：

<17>

- I .發：不送氣塞音或塞擦音
- II .送：送氣塞音或塞擦音
- III .鼻：鼻音聲母
- IV .通：擦音
- V .濁：帶音

這發音的五層，其層遞關係也許可以表示爲<18><19><20><21>：

- <18> II = I + 送氣
- <19> III = I + 鼻音
- <20> IV = I + (塞>擦)
- <21> V = IV + 濁

如所周知，閩南語的傳統韻書中有所謂「十五音」，也就是 15 個聲母(其中一個是零聲母，此外有 14 個輔音作爲聲母)，可有十七個音值(濁音和同部位鼻音互補)。如<22>

：



<22>

p	ph	b	(m)	
t	th	l	(n)	
ts	tsh	dz		s
k	kh	g	()	h

○

其階層關係也和上述畚語相同。閩南語聲母系統的階層關係除了<16> 以外，其發音方法可以表示如下：

<24> 〈閩南語聲母系統的發音方法〉

I .發：不送氣塞音或塞擦音	---- p , t , ts , k
II .送：送氣塞音或塞擦音	---- ph , th , tsh , kh
III .鼻：鼻音聲母	---- m , n , ng
IV .通：擦音	---- s , h
V .濁：帶音	---- b , l ^d , dz , g

這閩南語聲母系統發音的五類，除了「V .濁：帶音」的內容(b , l^d , dz , g)與畚語的「V .濁：帶音」(指 v-,z,zj) 在內容上有所不同以外，其餘都相同。

閩南語發音方法的層遞關係也可以表示為<25><26><27><28>：

<25> II = I + 送氣
 <26> III = I + 鼻音
 <27> IV = I + (塞>擦)
 <28> V = I + 濁

閩南語的<25><26><27><28>四條，大抵和畚語的<18><19><20><21>相同或對當，不同的只有<28>中的I，於<21>為V。

從上面的比較中，我們可以推測這二種語言的使用者，都有相同的、或互有傳承關係的語言思維結構。

五、畚語 和 閩南語的韻母

現代畚語蓮花方言(以惠東畚語為代表)和羅浮方言(以博羅畚語為代表)的韻母，大同小異。

畚語蓮花方言有二十八個韻母(毛宗武和蒙朝吉1986，p.13)，羅浮方言有二十六個韻母(陳其光1987，p.449)。這兩個方言的韻母只有些微的不同。其中最重要的是羅浮方

言有 i、e、a、ɔ、u 等五個主要元音，蓮花方言比羅浮方言多了一個韻母。

蓮花方言的主要元音的階層關係為二階三層，如<29>：

<29>

	前	央	後
I	i		u
II		e	ɔ
III		a	ɔ

如果視為央元音，則<29>可以改寫為三階三層，如<29-1>：

<29-1>

	前	央	後
I	i		u
II		e	ɔ
III		a	

羅浮方言在主要元音的階層關係為二階三層，如<30>：

<30>

	前	後
I	i	u
II		e
III		a

凡是蓮花方言讀為-ɔ的字，在羅浮方言都是讀為-u，幾乎無例外。由於兩個方言另有嚴整對應的另一組-u韻的字，以表示之如下：

<31> 蓮花方言 ： 羅浮方言

-ɔ	-u (甲)
-u	-u (乙)

就同源的這兩個方言而言，我們最好假設蓮花ɔ和羅浮u(甲)同由源頭o變來，而蓮花u和羅浮u(乙)同源於u。

<32>

* o	→	ɔ	(蓮花方言)
	→	u (甲)	(羅浮方言)



<33> * u $\begin{array}{l} \rightarrow u \quad (\text{蓮花方言}) \\ \rightarrow u(\text{乙}) \quad (\text{羅浮方言}) \end{array}$

如果這個構擬是對的，則蓮花方言和羅浮方言的早期，都有六個元音，其階層關係如<34>：

<34>

	前	後
I	i	u
II	e	o
III	a	ɔ

閩南語大抵是以 i、e、a、ɔ、o、u 六個基本元音建構起來，如廈門話，其元音的階層關係也是二階三層。如<35>：

<35>

	前	後
I	i	u
II	e	o
III	a	ɔ

其中ɔ和o的分立，在廈門、泉州、鹿港、臺南市等地有鬆動或改變讀音的痕跡，有類畚語。其中臺南市的 o 已經轉變為ə，其階層關係如<36>：

<36>

	前	央	後
I	i		u
II	e	ə	ɔ
III		a	

如果是 o, ɔ 混淆的台灣海口腔，像鹿港的少年層，其階層關係如下：

<37>

	前	後
I	i	u
II	e	ɔ
III		a

<37>和<31>相同，<36>和<29-1>除音值以外並無不同，<35>和<29>也一樣：這些



相同或相近可以看到畬語和閩南語至少有某種同源關係。

但是潮州話和泉州話具有央元音，分爲前、中、後三階；漳州話尚有 ε ，分爲 I、II、III、IV 四層⁽⁴⁶⁾；和畬語有較大的不同。

在韻母方面，除了畬語由於音值上辨識、與音位處理方法的不同而少了具有 -j- 介音的韻母外，基本上與閩南語大多相同，其差異而只有畬語多了"eu"(羅浮山區下水村)或"oi" "on"(惠東多祝公社陳湖村)等閩南語不會出現的韻母，那是由於客家語的影響。大體說來二語言的韻母關係，雖相異而不遠。

六、畬語變調和閩南語變調

在字調方面，張光宇(1990)指出畬語接近客家語，這是對的，但是由於客家語和閩南語的聲調本就不免多所相同或相近，因此畬語和閩南語也有聲調上的關係。尤其是變調上：

閩南語(以泉州話爲例)和畬語(以羅浮山區下水村話爲例)都有在任何調前一字由本調轉變爲別調的現象，其中畬語至少第三和第六兩調(33：和35：)在任何調前面會變調(陳其光1987)，閩南語則爲任何字在任何調前面會變調。今舉二語言共有的變調來比較，如<38>：

<38>

閩南語(泉州)	畬語	勉語(參照用)
33 → 21 35 → 21	33 → 11 35 → 21	33 → 21 24 → 21 12 → 21

21：和11：調在閩南語中無辨義做用，都是屬低調，上表我們幾乎可以初步歸納出兩條簡單的規律：「中平調 → 低調」「升調 → 低調」。上述資料我們可以簡化爲<39>：

<39>

	閩南語(泉州)	畬語	勉語(參照用)
前字變調	+	+	+
變調爲低調	+	+	+

從這個表中我們可以看到閩南語和畬語的相同處，同時我們也可以注意到與畬語變調最相近的閩南語是泉州話變調。



七、後語

如果大膽一點，採取畬族至少在陳政、陳元光父子平亂、入墾時已經在閩的觀點，並且綜合本文所提出的對比材料。由於這些材料絕大部分是最常用的詞彙，可以推測畬語不是做為外來語進入閩南語，而是屬於閩越語之一，做語言的底層殘存在閩南語中。我們可以同時注意到：

和畬語變調最相近的閩南語是泉州話變調，而泉州話是閩南語最先出現的方言。如果畬語和閩南語有過互相交融的關係，那可能是在泉州話成立的時代，也許就是在南北朝齊梁時代(西元790-557)在閩南建立南安郡的時候，或者上述到三國時見設立晉安郡東安縣(兩晉時代改東安縣為晉安縣屬晉安郡，此縣即後來的南安郡)的時候，也就是西元200-280年。

如果不作此想，至少應該根據本文的語料，認定畬語和閩南語一定有過互相交融的歷史階段(最晚應該在九、十世紀——唐末王審知父子立閩國之前)。

畬語和閩南語在語言上的歷史淵源，還有其他的證據，本文僅就上述比較凸顯的若干點，提出值得思考的問題，對於認定閩南語為純漢語論者和其他對臺灣語、閩南語發展史有興趣的學者，膽敢野人獻曝，敬請大方之家多加鞭策，先此致謝。



附註

- 註(1) 參見施聯朱主編的《畚族研究論文集》。
- 註(2) 參見張光宇(1993)的〈吳閩方言關係試論〉一文。
- 註(3) 參見戴慶廈《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關係概論》第四章第四節，和毛宗武和蒙朝吉《畚語簡志》第8頁、第86頁。
- 註(4) 陳其光(1987)以爲「內部差別不大，不分方言土語。」
- 註(5) 參見毛宗武和蒙朝吉《畚語簡志》第86--92頁。
- 註(6) 畚族的客家話具有少數不同於一般的客家語的語音和詞彙現象，請參見黃家教、李新魁1963的〈朝安畚語概況〉、和羅美珍1980的〈畚語所說的客家話〉。
- 註(7) 海豐一地現爲閩南語方言區，而在清代以前、與陸豐同爲客家語海陸腔的大本營。
- 註(8) 見毛宗武、蒙朝吉1986《畚語簡志》書後〈詞彙附錄〉。
- 註(9) 參見董忠司《有關臺灣語 tsa¹po¹, tsa¹bo²的探源問題——試論可能是閩越語殘留的一個痕跡》
- 註(10) 見毛宗武、蒙朝吉(1986)《畚語簡志》、(1982)〈博羅畚語概述〉。
- 註(11) 見拙撰《古代東南亞一個語言交融的痕跡——閩南語詞頭和苗語詞頭的關係》一文。
- 註(12) 見毛宗武、蒙朝吉(1982)〈博羅畚語概述〉p.342。
- 註(13) 見毛宗武、蒙朝吉(1986)《畚語簡志》。
- 註(14) 參見董忠司〈從語音的階層關係試探潮州話和閩南語、臺灣語諸次方言的聲韻異同〉一文。
- 註(15) 見毛宗武、蒙朝吉(1986)《畚語簡志》、(1982)〈博羅畚語概述〉、以及陳其光(1987)〈畚語〉。諸文(書)後元音有ɔ，無ɔ和o的對立，以音位觀點無妨寫爲o，以求便利。
- 註(16) 參見董忠司〈從語音的階層關係試探潮州話和閩南語、臺灣語諸次方言的聲韻異同〉一文。
- 註(17) 本文所用閩南語語料是以臺灣閩南語爲代表，也用漳泉等閩南語來參證。
- 註(18) 本文所用臺灣閩南語通行腔的調名、本調和變調比較如下：

調類	陰平	陰上	陰去	陰入	陽平	陽上	陽去	陽入
調名	1	2	3	4	5	(6)	7	8
本調	44:	53:	11:	2:	24:		33:	4:
調值								
變調	33:	44:	53:	4:	33:		11:	2:
調值				53:				

在音節尾右上標注小號阿拉伯數字表示爲「本調」，
在音節尾右下標注小號阿拉伯數字表示爲「變調」。



參考書目

(依作者首字筆畫爲次)

4

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編 1987《中國少數民族語言》，四川：四川民族出版社。

中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、雲南省民族事務委員會 編 1989《百越史論集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
毛宗武、蒙朝吉 1982〈博羅畬語概述〉，《民族語文》1982年1期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1986《畬語簡志》，北京：民族語文出版社。1984〈試論畬語的系屬問題〉，《中國語言學報》第二期，北京。

9

施聯朱 編 1987《畬族研究論文集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
11

張光宇 1990,1《切韻與方言》，臺北市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1990〈福建畬字地名和畬話〉，見於《切韻與方言》，臺北市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1993〈吳閩方言關係試論〉，第三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主辦。

陳其光 1984〈畬語在苗瑤語族中的地位〉，《語言研究》1984.1，武漢：華中理工學院。1985〈畬語和客家話〉，《語言論文集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1987〈畬語〉，在《中國少數民族語言》中，四川：四川民族出版社。1990《中國語文概論》，北京：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。1993〈苗瑤語前綴〉，《民族語文》1993年第一期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

12

黃家教、李新魁 1963〈潮安畬語概況〉，《中山大學學報》，廣州。

13

董忠司 1991《臺北市、臺南市、鹿港、宜蘭方言音系的整理和比較》，臺灣：新竹市：新竹師範學報第五期。1993a《有關臺灣語 tsa¹po¹, tsa¹bo² 的探源問題—試論可能是閩越語殘留的一個痕跡》，第三屆國際閩方言討論會論文，香港：香港語殘留的一個痕跡》，第三屆國際閩方言討論會論文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。1993b《早期臺灣語裡的非漢語成分初探—兼論尋找本字應該注意的事項》，第一屆臺灣語言國際研討會，臺北：臺灣語文學會和臺灣師範大學合辦。1993c《古代東南亞一個語言交融的痕

跡一閩南語詞頭和苗語詞頭的關係》，第二屆國際漢語語言學會議，巴黎。1993d
〈從語音的階層關係試探潮州話和閩南語、臺灣語諸次方言的聲韻異同〉，國際潮州
學研討會論文，香港：中文大學。

14

蒙朝吉1993〈畬語屬苗語支補證〉，《民族語文》1993年第二期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

17

戴慶廈1992《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關係概論》，北京：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。

18

藍周根1987〈畬族有自己的語言〉，《畬族研究論文集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
19

羅美珍1980〈畬族所說的客家話〉，《中央民族學院學報》，北京。



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E-LANGUAGE AND SOUTHERN MIN LANGUAGE

Tung, Chung-Szu

Department of Languages & Literature Education

Abstract

Southern Min language is a dialect of Chinese language, but it is including a smaller numbers of another languages. This essay hop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thern Min language and She-Language. Both She-language and southern Min including:

- 1.the same prefix (ta-, ka-)
- 2.the resembled structure of initials.
- 3.the resembled structure of vowels.
- 4.the same low tone in sandhi.

In a word, the proto-she-language is a underlying marker of Southern Min language.

Key words: Taiwanese, Southern Min language, She-language, history of Southern Min language, lexiology, phonetics, prefix, initials, vowels, sandhi.

